

TONGJI
DAXUE
CHUBAN
SHE



历史不会忘记

赵国城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历史不会忘记

赵国城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司徒妙龄
封面设计 王肖生

历史不会忘记

赵国城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 198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定价: 4.50元

ISBN7-5608-0762-3/I·26

序

现在时兴名人作序。我不是名人，不过我愿意为赵国城同志的这本集子作序。因为我觉得这本题为《历史不会忘记》的通讯集，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并不是读者读完这本集子就能一目了然的。

赵国城是我的同事，也是吃“新闻饭”的。有人说，新闻记者是半个社会活动家。此言并不为过。而在赵国城身上，“社会活动”的特点尤为明显。

其中《历史不会忘记》一文，是记述1990年春天上海大学生在参观南浦大桥等重点工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新闻界的同行都觉得这篇通讯比较难写，赵国城却把它写好了，而且写活了。通讯发表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来信，对赵国城表示感谢，说他真实地代言了他们的心声，为社会正确理解动乱后的大学生的心态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画卷。大学生们的评价是中肯的。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赵国城所以能写出这篇通讯，不仅因为他有一定的新闻功底，更因为他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活动的筹划和组织工作，他了解大学生。现在，大学生参观重点工程，开展社会实践，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当时，却多少带有一点首创性。这篇通讯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这一新生事物，而这种讴歌又完全是以赵国城自觉的社会活动为前提的。

这只是这本集子中的一篇文章，类似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相信读者会发现它们共同的轨迹的。

还有些文章，比如，《企业家，请珍爱你的形象》，我们

现在读来，或许会觉得他说的道理并无惊人之之处。其实，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篇文章诞生的时间——1988年12月，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采写并发表这样的文章，需要相当的政治敏感性。在“厂长搞‘横向’，生产靠‘阿乡’”成为某种风气的时候，不少厂长在金钱、私欲面前，确确实实丧失了自我约束力。在这样的时候，大声疾呼“企业家，请珍爱你的形象”，难道不是一种震聋发聩的忠告吗？

类似的文章在这本集子中同样也有许多，相信读者一样会发现它们相似的脉络的。

记得宋代大儒家朱熹写过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之树永远常青，生命之河永不枯竭。赵国城是一个热爱生活、跋涉生活的人，早年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进报社后继续保持并发扬自己善于开展社会活动的长处。他同社会各界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采访作风又相当深入。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我想，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吧。

黄京尧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 社 会 透 视 ·

目 录

序

• 社会透视 •

历史不会忘记·····	1
“胡志明小道”上的地下贩运·····	12
企业家，请珍爱你的形象·····	22
海南“洋浦模式”透视·····	33
彷徨的出版界·····	43
“小金库”揭秘·····	53
赌风面面观·····	63

• 大千世界 •

红色大老板·····	75
一位白求恩式的医生·····	85
上海的“麦考尔”·····	91
疯狂的“邮迷”·····	96
为了无数个男人和女人·····	109
鲜为人知的电视节目大混战·····	122
“陆上门户”岂能成“淘金乐园”·····	127
沉重的“红十字”呼唤出路·····	131
小荧星艺术团招考令人寻思·····	135

马年春节：上海消费新特点	139
--------------------	-----

• 改革沉思 •

最佳“拍档”	145
为党发掘“金子”的人	152
管理决定一切	157
廉政并非始于今日	163
“非常时期”的“非常精神”	170
新亚大酒店思想工作有新套	177
厂长为何有苦恼	181
逃税现象何其多	184
引起争论的“皮包商”	187
众说纷纭的“广告文学”	190
请注意这些反常现象	195

• 法苑一角 •

百万家产的困惑	201
“活佛”碰到了难题	215
诉讼留下的问号	221
名人案为何迟迟难作判决	231
一场出色的辩护	241
作家与劳模之争	245

历史不会忘记

当我们为大学生提供一个了解社会实际的窗口之后，突然发现：大学生们也向我们敞开了他们的心灵之窗。

——题记

热忱的欢迎

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虽然十分短暂，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灵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1990年5月11日和12日两天，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建材学院、上海城建学院和复旦大学的4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代表，参观了上海市民所瞩目的五个重点工程：已经建成的吴泾30万吨乙烯工程、永新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漕宝路地铁车站和石洞口电厂二期工程。

风尘仆仆，行程数百公里。年轻的大学生们，几乎都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如此壮观的社会画卷；第一次亲身感受火热的生活气息。他们看一路，听一路；一路思考，一路感慨。扑面而来的改革雄风，激越跳动的时代脉搏，一次又一次拨动着这些“天之骄子”的心弦。

他们是本市第一个由多所高校学生组成的重点工程参观考察团。解放日报是最初的发起者。早在4月初，本报就提出，应该创造一个机会，让大学生们到重点工程去看看，使他们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领略一下改革开放中的上海的雄姿和风采，以期达到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充实头脑、坚定信心的目的。这个设想当即得到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同志的肯定。她表示，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不光可以组织大学生们去看，还可以组织社会各界人士都去看看。

在市建设党委和教卫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各项准备工作顺利展开。听说大学生们要来参观考察，重点工程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们无不表示出极大的热情。

相关的和不相关的都伸出热诚的双臂：欢迎你，大学生！

目的是一致的：让他们真实地了解社会。然而，当窗户向大学生们打开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大学生们也向我们敞开了他们的心灵之窗。

本文记录了大学生们在参观考察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从中可以透视他们多层面的内心世界。

由衷的赞叹

当你第一次站在巍峨的长城脚下时，你无疑会被我们祖先征服自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折服；当你第一次看见那些重点工程时，你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真了不起！”“太有气派了！”“真是开眼界！”

在整个参观活动中，差不多每到一地都会听到一片惊叹之声。

的确。吴泾林立的塔罐，永新宛如白色兵舰的全封闭厂房，南浦那恰似擎天巨手的“H”型桥塔，石洞口刺破苍穹的

240米烟囱以及深邃空阔的地铁车站，这一切本身就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不论是谁，都会被它恢宏的气势和精美绝伦的风采所倾倒。更何况阅历不深的大学生呢。

然而，他们毕竟属于一个在思维上有着明显超前倾向的年龄组，天生喜欢思考社会与责任。因此，当他们看到足以信服的事实以后，惊叹的不光是重点工程外在的伟岸，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自己认识上的许多误区和诸多幼稚之处。

上海建材学院86级学生杨文平说：“以前有一个误会，老百姓总觉得国家把钱都用到盖高级宾馆、买高级轿车上去了。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的传闻更是弄得人泄气。似乎到处是官僚主义，上上下下都是贪官污吏，不顾群众死活，群众怨声载道。一参观才明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可不是听宣传听来的，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建一座南浦大桥要花费人民币8.2亿，造地铁1号线要30来个亿，石洞口电厂属能源建设，又是20多个亿，这不都是巨额投资么！市委、市政府确实实为上海人民、为上海的发展办了许许多多好事、实事，钱用在刀刃上，功不可没呀！”

一些大学生曾经对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有疑虑，在参观活动中，许多人发现这是一种幼稚的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87级学生黄笑生的感受具有代表性。他是普陀区人民代表，比起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接触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参观了重点工程以后他觉得自己对社会的了解还是太少。他说：“都说上海‘老’了。今天，我充满自信地看到，上海这个老牌工业基地正在被注入新的活力。这种活力来源于改革开放。五个重点工程，没有一个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市政府有远见，有魄力，自筹资金17个亿，搞了30万吨乙烯工程，又合资兴建了永新彩管工程，不仅仅为了调整工

业结构，这些工程投产后就像会生蛋的鸡，能为最近市委全会提出的三大基础工程：菜蓝子工程、城市交通网络化、市民住宅工程等积累急需的资金。这一切说明上海改革开放十年来步子走得很快，而且很稳，加上即将开始的浦东开发，给人一种踏实有力、充满前途的感觉。在南浦大桥工地，我眺望对岸的浦东，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冲动，我们正面对着真正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大潮，唯一的选择不是怀疑，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重点工程建设者们的光辉业绩和传奇般的故事，给大学生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不断引发他们由衷的赞叹。在吴泾，当他们听到建设者们创造了“90.4”按时投产的“东方奇迹”，为此打赌的日本专家输了请客的事后，连声说：“好！够味！痛快！”在听说用一年四个月的时间拿下永新彩管工程（包括土建和流水线安装、试车），创造了令外国人侧目的“上海速度”时，一些同学又情不自禁地直呼：“中国人，好样的！”重点工程建筑工地有个令人感奋的特点：工期如山倒。只准提前，不准滞后。为此，人不分男女，官不分大小，哪怕局长、总工程师，关键时刻也卷起铺盖睡在工地。大学生们闻之无不感慨地说：“这里的党风太正了，各行各业都应该向重点工程学习。”

一位研究生这样概括她的感受：“在我们的周围，游荡着太多的牢骚和敷衍，一些人正千方百计地奔向另一个世界。这使我感到很沮丧。但是，当我看到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为祖国而献身、奋斗时，我又有了信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有着那样惊天动地的伟大实践，有着那样可亲可敬的伟大人民；悲观失望是没有理由的。”

一位同学接着她的话茬私下里建议：应该组织最好的作

家深入到重点工程中去，写出一本能打动人心的真正的报告文学来。

深沉的反思

诗人说：五月有鲜花，也有深沉的思索。

去年的这个时节，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曾经举着横幅，走出校园。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今天，当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的大学生们又一次走出校园的时候，思绪与话题总免不了对往事与历史的追忆。

“过去，我们太年轻了，对社会的了解太肤浅了。”这是许多人的共同感慨。

交通大学五系学生李文友说：“我们对国情缺乏了解，对社会又知之甚少。过去，很少有机会弥补这种先天不足，因而习惯于坐在斗室之中构想未来的蓝图。当学潮起来之后，我们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天真地以为只要写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能‘救国救民’。结果仅仅渲泄了一腔盲目的激情，事情却走向反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差点误国误民。”

梅兵，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一个自称不能成为学生领袖的青年知识分子。她平时接触的除了温情脉脉的校园生活，便是需要用显微镜才能辨析的细胞。然而她并不忌讳谈论过去的幼稚。她说：“要是说，去年的这个时候没有上街游行，我相信那不是事实。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那一阵子真的没上街的不一定全是好学生，也许是一个冷漠的学生。不必回避这段历史，关键要承认我们的确太天真，当然，责任不全在我们。我们是被捧大的。老师捧，家长捧，亲戚朋友也捧，把我们捧到半空中，使我们常有江山非我不能指点的感

觉，而实际上我们又并不了解江山的真面目。去年动乱过后，我们有过不服气，后来才逐渐明白应该回到地面上来，那才踏实。”

有一位同学告诉记者：“小时候看电影《大浪淘沙》，对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运动印象特别深刻。学潮那阵讲心里话，真以为‘大革命’来了，觉得心潮澎湃。那次冲动后我们消沉过。但是今天，我觉得自己又一次冲动起来。我们总以为社会已经沉闷到了极点，走出校园一看竟还有如此这般热火朝天的场面。这才是我们曾经盼望和寻找的真正的‘大革命’啊！”

在参观考察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个插曲：有一位重点工程的建设者问：“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上街？可苦了我们哇！交通堵塞，许多人没法子，雇了私人摩托车带着铺盖卷索性睡到工地上。”场子里突然安静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稍顷，一片嗟叹懊悔之声。那位发出询问的同志后来又爽朗地说：“不过，全市所有在建的重点工程，工期一个也没有落下。”话音刚落，场内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些学生对记者说，反思过去，开创未来，这是上海高校大学生将近一年来总结学潮经验教训的“八字方针”。反思是痛苦而又认真的，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沉湎于期期艾艾的自我责备之中，各校的同学已经走出情绪的低谷。这无疑令人欣慰的。

对责任与使命的再认识

成才，一个永恒的话题。

青年人希望自己成才，大学生尤其如此。但是，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成才之路，答案不尽

相同。

江泽民总书记的五四讲话为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深入实际，结合工农，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总书记的话拨开了大学生心头的迷雾，那么，两天的参观则给予他们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所有重点工程工地，都活跃着一群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曾经充满书生意气。在参观活动中，新老大学生一次次邂逅相遇。并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因为担任业务骨干和领导工作的人，几乎清一色有大学文凭。一切都是信手拈来，惟其自然；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才闪烁出特别耀眼的火花。

在吴泾，几个刚刚毕业四五年的大学生的现身说法最具可鉴性。周波，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他是学自控专业的，已经是上海氯碱总厂计算机控制中心的一名业务骨干。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和某国专家一起安装调试计算控制设备。开始，外国专家看不起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称他“喂”，随便支使。有一次他发现了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在一份他们的“出国人员教育”材料上赫然提醒道：“中国人偷懒，不爱动脑子；他们喜欢小恩小惠……”民族自尊心立刻被激发起来。他发誓要以自己的行动讨回中国人的这一份尊严。他成功了。后来外国专家不但发现他非常聪明能干，而且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地方中国技术人员的才智超过了他们。于是，称呼也改了。先改称“小周”，最后称他“周先生”。周波的话，引起在场大学生一阵又一阵开怀的笑声。1986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的硕士生曾伟平，是搞水处理的。氯碱总厂循环水系统从设计、施工到管理，他始终参与并负责。他说，“刚到吴泾的时候这里只是一片荒芜的农田。内心曾有过困惑：读了那么多书就干这样的苦差事？然而，当你投身到建设大军的队伍之

中，加入那股浩浩荡荡的立功竞赛洪流，你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某种净化，超凡脱俗。现在想想，值得！以后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对后人说，当年我们有幸参加过……”

曾伟乎最末一句话，引来许多人长时间的感慨。一位女同学说：“是啊，当前辈人说他当年参加孟良崮、淮海大战、或者第一颗原子弹、大庆石油会战的经历时，我们会羡慕，却不会脸红，因为生辰年月没赶上；要是让同龄人甚至我们的后人来述说他们的新传奇经历，那么，我们或许就会无地自容了。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就不能做一个匆匆的过客，更不能当袖手旁观的评论家。”

氯碱总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逸清告诉来访的大学生，在他们厂里有一位洋博士，至今仍勤勤恳恳地担任着值班长，被大伙尊称为“最小的干部，最大的工人”。话音刚落，场子立刻传来交头接耳的声音。显然，话题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过了一会儿，大约有人理清了思路，便发问：“让大学生下基层是不是政策的硬性规定？”王逸清也是大学生，67届本科毕业。他很懂得提问所包含的心态。自从去年动乱以后，的确有人担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会变。他的回答虽含蓄却很有针对性：“首先是实际工作的需要，其次也是自我成才的需要。”又有人问：“什么时候能让那位‘洋博士’上来？”这一回王逸清笑了，显然有同学把下基层工作看作为一种惩罚，误会了。他答道：“也是看需要。说不定有一天会需要洋博士当总工程师，当厂长、经理；也说不定需要他一辈子在基层。其间有个人尽其才的问题，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气氛越来越活跃。有人问：“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周波答：“从我们的体会看，工人最欢迎有实干精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最不喜欢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人。”许多人若有所思，颌首赞

同。

类似的热烈场面，在南浦大桥工程指挥部也出现过。高级工程师、大桥建设公司副经理姜守苍手执教鞭，向大学生讲解大桥模型，可老是“跑题”。他说大学生一定要到实践中去增长才干，尤其是工科大学生，脱离生产劳动第一线，留恋书斋、办公室，很少成就了大气候。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办公室的徐元祥同志也忍不住插话。他是本次参观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所有参观场所的安排联络均由他负责，很得大学生们敬重。他说：“大学生毕业后踏上社会，有两件事要记住，第一要肯吃苦。要深入实际，吃不起苦不行。第二不能把书丢了。书到用时方恨少……”他们说得那么直率、质朴，却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这是前辈对自己的殷殷期望啊！

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心弦真的被拨动了。当大家最后在石洞口电厂的小食堂里一起座谈时，许多人争先恐后，动了真情。

交大能源系学生、《益友》报副主编周道洪说：“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传统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奉献’二字。我们是肩负着跨世纪重任的大学生，必须从现在起振奋精神，用自己的出色行动去撞响新世纪的大门。”

华师大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张冬松说：“五月的大学校园已经有过两次激动人心的震荡。一次是江总书记的五四讲话，言辞恳切，读来振奋。许多同学放下思想包袱，一扫心头沉郁之气；另一次是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令人神往，催人奋进，大学生们都希望在浦东开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说明心态是积极向上的。我以为，对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来说，今天是第三次震荡，一种充实的、触及灵魂的震荡。我们第一